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序

送劉正夫序

正夫教乾州之三年辛酉浙江聘校鄉試又三年甲子山東又聘校鄉試比行山東也余適在里中為餞且告之曰 國家所以重天下之士者恐他所舉或未能皆若人也故以科目為士子風焉科目又恐所得者之或未能皆若人也故以校文者為有司慎焉三年之間一鄉之士砥礪磨淬精其所事期以得售是試者至壯且精也有司者方且汲汲焉思以求直

於考校之官考校者則宜若之何以自直也吾聞古之名臣其自謂必曰吾何以能直吾受也庶幾廣得天下才識之士使之具位已焉今日之行正夫豈異彼也其所自待於平生者將由是可為矣况正夫理深而詣精明遠而見博雖鬼神之變天地之化靡有所遺也奚啻文章之士哉山東之人將由是有錚然鳴世者矣

送王大道序

弘治辛酉春余以禮部程期所迫取文移布政司州府時與大道及同年劉楊二子偕焉余既以其夏赴

禮部又兩月君始至吏部吾以君磊落美儀宇謂曰若君當不負吏部未幾吏部以君為榮王府典儀鄉人有事於京師者莫不重為君惜君陶陶然方若以為所分定也嗟夫君可謂能於所難者矣人有一技之良莫不孳孳然求以售之售非其所直又莫不悻悻然以為怒裂其器擲其所食號奮呼叫無所不至君休休且榮以羨焉夫孝弟忠信修之於家而熟之於身其發之也文章事業可以善俗澤民傳之於世其不得見又必委委乎使勿謬於日用之宜高官豐祿不足以為泰窮居野處不足以為否故鼎鑊非辱

而章冕非榮也彼官之崇否吾命焉吾何以所不易者易彼也孔子曰奚其為為政是亦為政如斯而已君在王國一邦之典君實職之君當憤於無以為效而欲一振以快於心不能由是致之是終無可快者也余切惡夫相知而不相規使相與之誼有蝕焉故以是為君贈之

送王瑤序

安定王生將上太學因過武功拜余於澣西之堂與之飲食之已徐以語之言塊然竒也曰嗟乎慎之哉生之行也夫有財者謂之富有位者謂之貴富與貴

非在我者人莫不保之况君子之學與道得之則可以為人失之則不可以言士烏可以不保乎哉今吾觀生之塊然竒也益重為生保之况生之自待乎諸生有為五七字詩送生者請余題諸其首因以斯言書之於平生尚念之哉世將覩爾之塊然竒者無窮也

送黎尹吉序

天子即位之始詔天下徵學行多聞之士江西省府以黎尹吉來京師尹吉至京師不以文移見吏部隨以辭去人皆以尹吉薄世利不欲區區就官職之事

然不知實能否也尹吉所以聞之鄉人升之省府之
吏其心豈不以為可以有為其時而售其所抱也士
之仕也猶女子之嫁也使誠不欲就官職之事則彼
且弗至矣尹吉之學之道吾不可知使其至也有荐
而聲焉重而揚焉則彼且慨然留也吾感處士者之
義又嘆尹吉之無所遇而去也故說以贈尹吉

送尚子序

尚子既遊京師乃思南望嵩洛由華浮渭以盡三都
之盛康子餞於都門之外賓客具至俎豆交暢酒酣
屬客賦詩以贈尚子既又序以告曰夫士之所不得

志於有司者奚啻一哉由尚子之所處則何有
所不為也昔用望子長為三五之論凡天下之善論
者亡前也此試燕趙韓魏之間率無所遇聞秦楚之
王之聲往之侍者弗悅曰以子之才不可當吾君蹕叱
子長曰若是乎方之無良也毀冊茹蕨居於高山之
陽終世無悶焉君子曰子長之志大矣夫尚子豈以
子長之為美故不欲有顯於世而以毀冊茹蕨為哉
顧吾不得有所遇爾夫自耿耿者觀之苟亦不得所
售則號咷奮怒無所不至彼且恬焉不以為意而安
焉是豈無所有於中也吾庶幾為引之曰尚子是行

山川之盛太平之跡則將既覽矣苟如曰既覽之矣則將曰天下之事皆如是而已矣蓋如以古今之迹引之於密終日以坐望之曰吾姑以無吾媿焉耳矣則孰將為尚子靳哉雖終身為尚子者可也

送陳茂之序

古人養子必教之以詩書為有義方父教而子不之學則固不足以謂之能子子欲學而親靳焉雖有良志者終廢弛不作而已故親也教之子也學之然後子有善學之益親有善教之譽中養中才養才而人家有賢父兄也長寧陳茂之有子列師族子求嘉余

因求嘉識列由列又以識茂之之能教也列性雅重美儀宇學為文章駸駸乎若欲進取如探淵與師友所相證者滔滔乎有也進而不已焉知不合於中庸之道耶吾於茂之有喜而於列有望也今

國家禮重賢俊之士列之有造果如彼惡知弗為之錄耶然列固為人之子顯姓揚名必能有處於大者鄉人以列新為縣學諸生且重其為按察王君之選率來請序以贈予愛列而欲內諸道者安得不以是為茂之告之使夫為父子者知有所勸也

送施諫序

無錫有醫施諫氏來京師無錫士大夫仕京師者皆嘉其術予其志往往使通於朝之縉朝之縉亦皆嘉其術予其志往往使坐而與論述康子曰施之志遠矣夫古人之志是事也必求得其精而已焉不精曰棄事故人有弗榮焉由施之迹觀之豈以不精而已也則何如而弗榮也夫今之

朝廷之上雖一介之士苟受尺篆以往於天下通邑之吏莫不匍匐望也施遊於京師乃揚然與縉紳抗禮焉彼徒托是術以號人者有之乎施凡來兩謁吾吾皆與竟坐不謝去比去謂予曰僕所以至此者非

欲以求直吾事也且聊以復僕役爾僕嘗以紛華之亂人也結廬舍錫城之北命曰萬安草堂堂左為軒壘石若山石下引水若池植花木皆極巧勝客至對坐終日不忍去命曰天趣右以為軒但以儲歲入自給非敢為子孫也命曰歲豐皆足以自聊雖不假吾道無吾歎也又曰僕里薛給事嘗以是誦公喬得公論說將終身焉康子曰由若之道雖終身與物交不可謂屈由縉紳之予若若雖避若役終身往焉弗過也若之道在利民之生以收益其養者也雖紛紛與物交其道然也縉紳之所以予若若可以光潔不污非以

其後役於外者也雖然彼亦未嘗不於若之道也能由是以閒心致其道焉雖安是焉弗有不可也又能扶其危不深其報焉陰隲之所積忠厚之所至雖由若之子孫可世安此矣

壽石渠先生序

夫名者萬世之所榮而道者一身之所積也古之人若伊尹周公雖由今之世不必盡讀其書識其事愚夫愚婦亡有不知其為伊尹周公者而伊尹周公所以為之於身顧亦曰求得其所為爾見之於世而人道之夫固如此不可已也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王公由初出而仕也即著其名聲於名公卿大夫之間為都御史則黔服之民夷獠之蠢稱已盡矣為兵部尚書閭閻之間夫婦之細亡有不傳焉其致且歸也九夷八蠻之遠推髻弁服之異亦斷然若以一日不可無公者亦奚能讀其書識其事也先皇帝臨御之始戮奸回用正直首起公於千里之外天下之人亡論老幼愚智賢不肖又皆欣欣然喜談而樂道舞手而颺足若將以為可相引與俱於富貴也去年公壽九十天子以

兩宮徽號禮成大賚天下存問者舊大臣而齒德爵所獨尊者以公惟先遣行人吳王榮齋

詔幣以往縉紳大夫歡言於朝士歡言於學商賈行旅農夫餉婦歡言於市肆田野蓋公之心未嘗一日少忘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之心亦未嘗一日而少忘於公夫得大臣之位而思盡其道者由國朝以來至不少也獨公與人情如此焉不知伊尹周公所以在當時其生而存也有與否也監察御史楊儀曰士固有曠世而相慕者公今在健而亨而其儀矩也近且勿仰苟天下有若人尚紛紛然日且望之若以為或

不可及公况為鄉人乎遂率其鄉之人之仕於朝者為五七言歌詩若干首錄以奉壽公於三原里中其既成也故又屬海為序

賀朝列大夫同知常州府鄧公序

正德初予聞關西有治吏曰鄧商州能於其官遠近咸道之厥後言治者皆不若鄧商州也蓋材之用於世也善者常少而不善者常多故鄧商州之名表表異焉嘉靖十三年予往華州經高陵亦數聞高陵有良令然其綱紀文章予未之見及見之乃知為鄧商州子於是撫然歎曰有是我子之克肖也洎自華返

道長安以歸凡諸大夫之見者無不道鄧高陵之賢而諸大夫莫不曰是誠令之特賢者父子之間不十餘年同治郡縣於關內而聲稱望譽先後無貶豈非人之至難者哉儀封劉遠夫者中州之名大夫也過予與語及鄧高陵則重嘆之以為難能遠夫嘗為關內監司其亟稱無已必其有所見於高陵君也嗚呼此其易得者耶中庸曰獲乎上有道不順乎親不獲乎上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鄧高陵所以思事親者無所不至故其蒞官署事凡弊之當革利之當興舉無不有以求至乎其極是以動之

而信率之而從高陵四境田無不墾而業無不安此可以為遠過於人者矣予嘗私覲近世英俊之士率修於家而壞於公慎於始而怠於終故鄧高陵執此以往毋驕毋縱則今之為郡邑者先後無以尚高陵而君子之道終身無憾矣將來為臺諫藩臬措此以往古之人亦何媿也高陵縣丞梁君溫典史韓君鉞以二俊士謁予云朝列公近以高陵君迎養宦邸某月日適其初度欲予有以代其稱願之意然朝列公善政良治商之民庶今且懷之而弗忘而其休聲至願莫不以千萬歲莫朝列高陵君嗣茲有邦惠迪克孝則

高陵之人之稱亦猶商州之民之稱也朝列公親見之親聽之則其心有不待鍾鼎而榮者士大夫之孝孰有加於是者詩曰繼序其皇之是惟高陵君之勉之而已矣

壽封君陳北洋八十序

予以春莫有事晉圻過解池邂逅小濟侍御聞其言論觀其行事信古今人言齊魯之多賢也乃數言北洋封君之德是宜有吾東渚公之賢予曰東渚公之賢則嘗聞之士大夫矣乃北洋封君之德若此微子之言吾將奚以知之夫北洋封君者陳公敬仲之後

虞舜之苗裔陳在

明興嘗有顯頎矣顧亦中衰至中復公以富知名齊中至與郡帑埒有當是時封君纔弱冠也曰父老矣乃校節財用勤儉夙夜神將焉裕非以某無能承幹使老年勞役乎於是誌請於中復公代其事中復公曰今齊中裒山海之利者將千家皆仰生於吾吾惟劑量適中故人人樂為吾息吾懼汝幼且弱或不堪是以失人也夫人者時之聚也人一失則財不可得而入非所以長富之道也封君對曰兒顧小弱弗似然亦嘗習見大人之知人居矣請少試而後以代何如

已而中復公稱善曰吾可以息矣於是小大事成予封君為之無弗當者人皆樂為封君之用曰是奚翅吾中復公哉中復公喜封君之能是也安居享裕復數十年而終封君又愛好其弟皆教之篤迪行誼而親就師友故諸弟皆有長者之風名於齊右惟封君孝道顯明使中復公內無違志故能獨履高年如此封君有四子而東渚長也封君以其秀慧有度歎曰陳氏不綴簪組之緒三世矣天欲興我先人之業其當在是子乎於是擇師而教之不數年東渚果登甲戌進士為兵科給事中以至今官公輔之望增重

闕庭惇穆之風景行當世季子編方將以盛年而迪大業其將來所詣豈少於東渚乎今年戊子封君壽登八十小濟欲修壽於封君乃走使至澣西以予序述封君之懿德因竣事東歸致諸封君之堂焉夫封君所以悅乎中復公無有弗盡也故中復公享高年履遐福齊魯之區未之能先也今東渚公所以悅乎封君亦無有弗盡也故封君享高年履遐福豈惟齊魯之區雖方宇之內亦未之能先也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封君之謂也陳氏之子孫可不聿求厥德以似封君之大美哉

壽趙母太安人李氏七十一又六序

太安人者汴之祥符人也歸心我封承德郎吏部驗封主事長垣趙公生三男子其字者即汝承今知西安府汝承痛先大夫不得終視所養幸太安人康強在堂乃奉太安人來西安備享榮養將以無疆九月廿九日誕祥日也汝承率婦子修撰品物稱壽於太安人而關內士大夫耆舊庶民小子莫不咸以為美而樂道之於是汝承之友生武功康海序太安人所以享榮養備壽考之義獻諸太安人之前而壽之曰昔者海在侍奉時以汝承同舉進士有偉名瑰行甚怪

其必有所由來乃詢諸縉紳先生得知封君與太安人之為人未嘗不拊髀而嘆也曰嗟乎鄙諺有言鸞哺鳳鷁驥產神駒其言有然矣夫其言有然矣夫夫游溱之水無廣渚三戶之室無寶藏其幹修理博者非雨露一日之養也然是時汝承方以主事在吏部未襟襖庶事其是非得失蓋茫昧莫窺也即雖識其為君子何能曉然吾心深信而不疑焉乃今來知西安夫西安劇郡大府也以中人之資居之雖精心殫思加以年久尚不能保半勲而稍詣浮沉動至鉅萬高明任速而靡詳沉毅務密而近緩其使百姓不蒙

暴君汚吏之網羅蓋絕然甚歎而汝承以君子長者之心存而施之速矣而能詳密矣而未緩使庶民小子如出塗炭就衽席暴官汚吏不得更緣以為利古之稱循良治平者蓋若及媿其為人此於太安人之訓導封君之貽範何弗契乎明友之所服百姓之所誦何弗信乎夫孝養之事齊民稍知親其親者未有不竭力以為之也能使其親欣然於心而無所拂其志意此非鉅官穹職珍食異服所能引誘開協也才能者子之賢俊善事而已蘇文忠之母太夫人語文忠曰汝能為范滂吾不能為滂母耶廿六欣愛喜幸之意若

握固恐墜者彼豈不以名位富貴邀其子耶古之賢母其翼乎其所生者大抵如是也夫西安之守

明興以來其可誦說於後世者金陵劉元瑞暨汝承纔二人而已太安人教汝承為賢人而汝承即優為之使太安人就見其至已優於欲為而不逮見其為况又備享榮養之盛而益昌壽考之道乎太安人怡然而作肅然而前曰有是哉是可以列之吾傍以示吾子矣海於是次第其語遂以為太安人壽

吏部楊大夫母夫人壽歌辭序

弘治甲子吏部楊大夫有母夫人 氏年 十又

享大夫之養於京師某月日將與女子某同舟歸慈
溪大夫率妻子跪堂下乞留養以慰母夫人弗說曰
夫所以欲歸者豈獨以汝妹也凡予從汝於官受養
於汝者今若干年且予欲忘汝孝違汝耶昔先君所
以教子者曰毋忘孝思孝思母以忘齋夫齋者所以
致孝於祖考成福於身而施諸後也今女為

天子之貴吏能勿廢女職使錫命於予與汝先君凡
先君付予者靡有悔也汝能復於汝家於先君先祖
齊乎予歸為汝以齋使所以予汝者不匱也大夫再
拜率婦子出曰母不可留誨不可廢盍治載乎又曰

德也有章善也有似吾弗章弗似曷以訓乎乃請於
士大夫及故與契者賦以章之明年大夫所舉士郃
入海間之曰夫有從者婦人之義齋孝者母儀之道
貴而不忘仁也享而不已恭也肅而不戢慈也受而
以錫惠也四者古人之所難也吾大夫有母如此大
夫宜令焉可勿訓乎乃述序士大夫之賦若曰惟天
監錫令德保養哲又俾求俾固惟

天子綏懷時夏弘禮孝道使似於後願夫人萬有千
歲未綏大夫之祿眉壽無害不震不怒無忤無逆觀
及曾孫願大夫益敬益慎明允庶職以慰夫人之心

受天之祿荷

帝之寵益懋益章庶民小子罔有怨恫俾夫人安焉
後世傳焉大夫曰某不敏不能自勵以光令母之德
辱士大夫不遠不德吾不敢不勉於士大夫之賦矣

壽馬夫人序

吏部主事馬應祥迎其大人來養於京師明年冬十
一月己未丈人年七十與馬君友者岐山楊武廓杜
王允思長安王納誨臯蘭段昺武功康海乃共約曰
夫貴壽者難值之福榮養者人子之孝馬丈人壽且
若此有子如馬君偉矣顯矣丈夫之事盡矣夫有其

子固當以父其父也願有以為壽夫歌詩者所以寫
喜樂厚祝頌情性之道也蓋啣之歌詩乎於是遂為
南山之詩太白之謠長春之曲長春海雀之歌屬海
曰唯子序以獻之丈人夫言外而遺內非原始之辭
論顯而昧微之知本之指方馬君之士也丈人日以
教之曰吾弗欲爾以貴我也欲反身以善使生爾母
忝也故馬君舉進士焉人曰丈人喜也然弗喜兩滯
為令焉人曰丈人弗喜也然弗弗喜至其能聲名善
吏也乃曰可子可子故由是人之知丈人之所以教
子而朝夕望者非利祿貴富也夫惟丈人之志不以

利祿貴富也故馬君何非節誼性行故信之於朋友
治之於有政匪然深砥然正無有非鄙矣夫然後丈
人之心亨焉適裕焉愉也非若高堂巨厦可如此窮
置也氣之失平焉且弗可自用矣夫惟亨焉適裕焉
愉則浩然者咸以充而不窮故能高年遠數百歲罔
有憊息丈人之壽宜若諸君之頌矣敢遂以旨酒上
千歲丈人曰唯唯予雖不敏請服膺願有以永承君
子大夫之惠唯君子大夫之若爾

送薛藩卿將歸河東序

親有壽考福祿之盛此人子之至樂樂而無所為著

則其心以為未也夫其心以為未者吾何幸得吾成
立使吾親有以自見其果然而吾又果見吾親之年
有若此又以顧同為人子者或離或合如彼之不齊
也故必有以宣寫其意乃能甘心焉當藩卿在國子
時語海曰吾親有三子親以吾三子之壯且有立也
日無所縈心焉幸他日得再試禮部能第吾之名則
吾親當七十又幾即必益廣其志今年果第進士又
曰他日何幸得以便歸以壽吾親使吾親歡心焉今
年九月戶部果以軍餉屬藩卿送邊因得便道歸家
稱壽觴於太翁膝下夫親之於子所期者常獲則其

所處必常裕不困也藩卿第進士於京師大人雖千里固已對矣况歸而壽於家乎今藩卿之事盡矣備矣不可加矣吾何能復言矣藩卿同遊及同年之遊者因藩卿之歸皆相為歌詩寄歸以壽其大人其具成也乃屬其友康海序之海序之如此

壽劉母太孺人駱氏膺受 息祉序

監察御史新野劉君有母太孺人駱氏今年七十又八劉君以馬政出按隴右事竣北上將便道以壽太孺人太孺人封時

勅辭有祗奉

新息益臻遐祉之語君因表之以為

息祉堂卷關中縉紳大夫泊仕於關中者咸為歌詩以壽太孺人詩成後以予為序弁之其首予惟人子之於親也莫不思有以尊榮之顧率有所不逮亦有位極公保而親不能霑一命之微者劉君服政之初太孺人則首被

寵光如是是宜君表之於堂歌咏之頌美之歡欣愛重不能自已如是也夫欲報親之恩而尊榮之則上既以息祉錫我矣

上之深恩則君宜若之何而報耶御史之官職在監

察又與諫官同論時政所以裨益
上德安固民命者係弗細也於此而有以盡之則
君親之恩庶幾兩致之矣

國家於馬政建官置牧所以給邊厚民思甚遠也關
中則垂茶法以御西戎行茶之地諱偽戒私宜矣而
西鳳諸府既不通番又何苦校巡邏之卒如彼焉者
連歲諸君所行二府無辜就斃前後千有餘人予嘗
以為設使邏卒以馬自贖百姓或且變易產業其求
厥生也君來關中顧首釐此弊予聞之乃用服君獨
識大體矣非太孺人之教所及耶詩以令妻壽母頌

魯侯由斯意也君之子孫其昌大炫赫又將如臨
之七矣乎詩曰君子有穀貽子孫太孺人之謂也

壽馮孺人序

某少時先人為某求師傅之賢者得故迪功郎內鄉
縣丞馮公曰可以正蒙吾子矣及游公之門一時黜
襟之子獨某首蒙奇焉幾三載昏者明難者滌方以
終身得托公之門有所成立而公以病在卧又踰年
而公歿矣時余雖尚童子亦能知所感慕不忘於公
距今十又五載余戊午領鄉試壬戌第進士思所由
來秋毫皆公教育之者恨不得果有所就以副公之

意又尚以何日得歸省先隴莫於公之墓旁曰此某也此公所竒而予之者也顧官職之守有弗能焉鄉學生蔡廷秀蘭楊汝佩珂以書來京師曰馮孺人今年壽九十君舊事內鄉公宜思公之德以壽孺人夫公之在某者如此也余能以忘孺人哉孺人有子三人今所存者若時宜君勤苦問學行必科貢於禮部容為家兄淮婦舅康氏於馮不但師友之益者也孺人慈孝恭和之德式於里中莫有不心慕者則其壽享之未寧有既耶為繫之以詩曰
華堂軒軒維邵之麗彼美淑人寔邦之瑞

邵原訂訂維雍之瞻彼美淑人壽千萬年
壽千萬年從以孫子各服乃生維德之似

謝玄暉集序

玄暉集舊十卷宋以後止傳其詩賦五卷其五卷者皆當時雜文不如詩故不傳也劉侯知武功之二年一日來許西別業見玄暉集嘆曰古之言詩者以曹劉鮑謝今曹鮑刻本矣顧獨無劉謝幸親見有謝今已不刻如後世絕之者則自余焉刻成余撫卷太息曰嗟乎玄暉詩盛傳於當時及於後世且千有百年也由昭代以來且百有數十年也亦莫不咸愛其詩

思見其集顧奚無一人刻彼豈弗知愛也利私見夸
曜掩昧希乏為勝耳本多差謬即隨王鼓吹曲與樂
府所載頗異他何可言哉或曰此集本或其質直蓋
不然自開成以來詩人務以奇靡鑽研為巧雖當世
名作如李杜弗學之矣又安肯軼代越世哉故雖刻
本亦少好古之士或往往抄錄備種數爾又惡得不
謬劉侯名紹字繼芳濮人

孝思倡和詩序

同知臨洮府畏庵李公治倉場河橋事於蘭州執矩
正法滌弊慎材吏民罔姦渡涉允利去之日民為祠

以祀比年乙未巡按御史文江胡君因士大夫耆舊
黎庶之請為撰德政碑記載行事再二年丁酉畏
之孫對霍君以名御史督馬政來陝至蘭州拜謁畏
庵公祠下悲愴之餘若弗自勝觀者人人咸悅以為
公之治行如彼天不吝報施諸其孫乃生對霍君英
敏桓特綽有祖風執憲秉度端已表物先後所無其
士大夫耆舊又各肆為歌詩詠嘆其事知鞏昌府袁
君聞之與隴西士大夫倡和其事既已盈卷命曰孝
思倡和以予序諸其首予聞君子之政始若澹然無
與而其微且久也人人含而味之如醇酒在噉不自

覺其醺然矣故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霸者之民驩虞如也夫驩虞所以不及皞皞者以其無耐於久而已予縣當弘治時有永川朱侯為知縣榮縣曹先生與內江趙先生為學官三君子者其初去縣民雖思然無甚也延至於今學士大夫與庶民小子則人人誦之時時道之以為文能後有三君子以治吾教吾也故予嘗以為身在而感者驩虞者也身去而思之不置者皞皞者也蘭人之於畏庵公若是者予故列之卷首以示為民之父母者擇焉

對山集卷之三十一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序

橫渠先生經學理窟序

此吾橫渠夫子之微言而門人之所記也故曰經學理窟若以為衆理之所聚其淵若窟而出無窮也予嘗細玩其辭說其於天下之理若指黑白而較堅脆言不虛越而理皆深造見之於行事無弗達矣宋儒言治要之躬行鮮而粉飾麗若夫子蓋周孔之後一人而已予友陝西按察副使山陰成君質夫昨守鳳翔以鄙為夫子之里思欲表章其道會巡撫都御史

灤江王公汝溫行部至郡而分守叅政石岡蔡君承之具陳橫渠祠堂故陋弗蠲請公更事脩擴以表後觀公欣然從之遂以其事下蔡君及分巡僉事王君濟川與成君成之既而又曰廟貌者一方所仰而著述萬世所賴也東西銘正蒙語錄世或盛傳而經學理窟與文集經說雖士大夫亦希覩矣曷求而刻之廣厥視乎石岡君曰某幸有經學理窟可以騰繕於是出以示成君刻之既成成君以書來屬海序諸其首蓋以識刻時事使後人知所自始云耳而夫子之言讀者當自得之繇宋至於今學士大夫所論要不弗取也

送東谷序

東谷子由崑山改蓋屋居蓋屋者三年乃以考續上京師過予為別又十三日往餞東谷子於思政之軒覩近遡往慨然興懷焉於是賦詩悲歌以贈東谷子詩成遂序以書之於卷嗟夫士於夷居莫不以天下之道是是非非謂如契以要貨也然而天下之事恒出於精神思慮之外蓋有是矣而非非矣而或

是者於是聖人之道不能信於天下而姦詐之徒為其所不當為獲其所不當獲者往往而是故小人亂君子夷狄侵中國遂使士大夫之口善者不知是惡者不知非聖如周公孔子而處士橫議豪傑於當時此其故豈一日之漸哉關中郡縣之吏崇產耻遵德義者一二人往往憎於多口而貪饕僥倖之徒反冒薦牒此非獨當塗者之過習而不察居而不疑由弘治之季大抵然也東谷子以名進士出宰兩劇縣不幸而當其流俗志貞操潔而上弗知民安治興而譽弗逮登在十年而貧蹇憂否不但何推餘於僕毀愈積而操愈

固行愈屯而心愈紆由是則豈但可以首先關中之吏雖之天下可也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東谷子由吳抵秦關數千里而所遭植若合符節乃能獨以無垢是居毀譽憂患沓至乎前畧無少動其心由是雖古之人亦已難也今士大夫并古人之難為者而責中人之才乃其所予又因喜怒而重違其本指由是雖周公孔子立乎其前未有不非之者此其意非真非周公孔子者苟其名非且與丘則雖百周公孔子無非可非者也予有別業在彭麓雜闢于民博考其政親見其為人而有美不誇抱器罔售其過安歸

耶東谷子行矣然天下之廣士大夫之多無有深知東谷如予與漢陂石岡東巖涇野太微者况東谷非求人之知而為是者求人之知而為是則別有所為而不為乎此矣知不知豈東谷之志哉其詩曰惻惻遠行邁悠悠勞我心君子當路歧握手揚清音子實素心者棲遲良可欽世情重雷同薄俗鮮規箴今日送子去遙望南山岑南山秋風發志士意恒苦君如天上鴻我若道旁杜不能久踟躕徒使情縷縷君行已十月君還應及春大道直如弦我心難重陳昌朝惜賢達君子念經綸願申宿昔意庶可主隆斯民

東谷子草堂詩序

王子明叔揭其堂曰東谷草堂士大夫有記有賦有歌予雖不能坐其堂履其室然讀其所謂記與賦詩與歌者則東谷已固畧無所遺矣於是明叔以序屬予究其名堂之義乃一循諸近代緣名以立字緣字以定號是亦所以借視乎名堂之義而因以致其丁寧之意而已夫名者實之賓也於理也德剛而陽柔而陰而明叔之暘蓋近積其易見而因著其無窮云爾何也暘日也天地之體如此其大且遠而其運如此其無窮非陽之為德則息而不長而以暘與為之麗

則暘又陽之精者故其光輝隨運而廣無有弗至乃其寃使萬物各得乎遂而無遺故字王子曰明叔者章暘之德也暘之德明而其用使萬物各得乎明遂而無遺其義若已盡矣而猶以東谷識之明暘之方升而昧者融止者進作而愈光久而彌大其意若謙而其實則又要諸其本有始有卒之道也周公於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辟之於暘方居重淵者也九二之在田則光漸於谷天下獲觀其文明矣故曰利見大人惟有文明之德故天下之人皆利見也明叔之東谷其義豈不亦循九二之在田耶今明叔登仕版躋

顯頌遭遇堯舜之君以行其所志逆不泥順不豫夷險靡懟毀譽弗侵其剛健之德又合於乾往而不息守而不易則又自強不息之義也於乎陽剛者天之德而君子之道也明叔慎哉君子之道惟無垢故尊無息故明士大夫之詩若文旣皆言其意而達其德矣予斯言實所以申士大夫之意焉耳所願明叔益富乎其所以爲明者以旁照於斯世上而君下而民近而天下遠而後世一被是明而不窮焉則東谷之稱將與天地日月並峙而立矣豈非君子之至願哉明叔曰予不佞予感矣終身從事無斁矣然而烏可

云爾已也于是書之以爲東谷子草堂詩序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平蜀詩序

自巳巳以來蜀民不鈐方土罔靖

天子震怒爰命討平川漢之間士馬填益財殫民困賊勢益延一時受命之臣瘁精竭思文武咸致撲之不滅隨撫隨叛於是

上命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往終厥勲蓋是時公已悉平山東中山河南之賊遂督所故將軍鼓行來蜀乃於二月辛丑發兵保寧群盜方叛走漢綿勢熾揚熾人心疑畏將謀內誑公曰此若儻鼠宜先塞其

旁穴夫旁穴苟塞何所不擣自三月壬申至於丁丑所誅獲者萬有千計蜀方用寧川漢咸又巡撫陝西都御史藍公屬予序以賀公夫以精不以多以律不以寬二者兵事之軌道也予曩聞征蜀將士言蜀中多巉山絕壁賊更善附山攀壁千人刺矛激弩萬夫莫能當也地多草樹窟凹師弗習徃徃中其伏兵平衍之野又多稻塍水堰騎不可馳步不得奮一相躋倚仆跌宕崩加之地氣卑濕餉飼不飽士馬忽已大半物故倉皇用騎馬百不能選一此語實矣然是時士亦多首功者豈設機應變不善哉或失其軌道耳

藍公言公初進兵時先檄各路填守要害其故所往來之道既絕又分職專使糧糗常繼師得宿飽諸餘紀律之事益申益嚴擊者不取取者不擊竒自為竒正自為正鋒鏑相錯毋有易也夫持是以往雖天下可也豈但蜀方哉公英爽桓毅之氣加以脩涵有素宜能先覺乎此事功之成捷於影響固非偶然也藍公與公同事共勲能喜談樂道如此要豈其私好哉為祝之曰願公凱還後以所得於蜀者上於

天子細求所以安而鎮之之道使蜀之父兄黔首如曩時各得保其屋廬田畛死不為盜則公之德於蜀者不但萬萬世也公以為何如哉

送東岡子序

皇上闡化厚邦勵精天下之事日日求所以安定天下之道乃莫若屏逐詭遇登崇俊良於是吏部以湖廣按察使員

上聞

上遂以東岡子往迎厥勲

命書至矣東岡子方以執事在隴西留滯數月始得歸省署戒行事歸時時因過濟西康子之廬與之飲食而別於是康子謂東岡子曰予昔聞諸父師夫堅

者不可磨而磷白者不可涅而緇也公抱德履正凡所阨尼者莫能奪也是天豈無意於斯人俾公戎疾不殄如此哉天之生斯人也欲致所以厚之之道故既有賢聖之君以主之於上而又必有明哲匡隸之臣以任之於下故治定功成民厚俗美也歲自丁卯以來權臣以刑威持國天下沸然不能安幸賴天子明聖誅殛而更改之明詔累下矣而主法之吏一沿餘習以喜怒為重輕故

上雖憂勤於治而功效未彰此其故在官不守度民不信法也夫上有所為而吏以輕重渝之是示民以

無措而欲民之有措

也民惡得信法而官惡得守度

刑者民命所係風俗

之本也少有所不得則姦宄繆

以為利僥倖者習而

見之翕然摹於放矣雖百臯不

能治一邑况天下

故風俗日偷而禮樂不興者法

敝於下而上不知也

夫湖廣三楚之區強勝之國土

廣而民雜號至難治

也諸濱蜀漢之處又水旱兵燹

相仍民苦於餽餉

不能支一其風俗因而轉移者

殆何如也故上以

公往隸察之夫持握者至重而維

繫者至繁也以公

不德譽望之盛固可以使湖廣父

兄弟弟安厚無難

况湖廣之民今莫不惟公是望

也公其過往哉東岡子笑而語曰此予素所計數者
吾將往矣於是次而書之以贈東岡子正德八年癸
酉秋八月十一日丙午序

張舜卿東征詩序

正德六年山東河北盜起官軍赴勦者以數萬計賊
勢益盛於是

上大怒命右都御史長洲陸公往治之仍添調遼東
宣府兩邊之兵以為之前陸公行於是以武選主事
靈夏張舜卿統宣府兵勦西路寨將其統遼東兵勦
東踞十一月中與張旺率衆寇長清章丘鄒平高

苑壽光博興昌樂諸縣而張舜卿度賊必夜抵高麗
鎮於是伏軍貞觀鎮俟卧擊之高麗去貞觀鎮十五
里四鼓先令斬榆棗塞巷口道踞分八百人過要害
餘兵皆遊擊約五鼓鼓躁而進賊急來犯我師盡為
榆棗所宵挂我師於衢市間奮擊斬獲不可勝數而
二賊首亦就殄絕於是舜卿下令曰賊固有脅從者
吾良民不可槩殺先降者常生於是得男女小大八
百人驛馬千數十匹龍鳳旌旂及兵仗雜器三千七
百有奇十二月壬寅賊劉六劉七齊亥名圍在平舜
卿以精兵百人與子破其圍斬獲劇賊數十人未失

一矢捷上舜卿以功進武選員外郎子為百戶縉紳
 大夫聞者皆為歌詩以嘉舜卿之績命曰東征大捷
 詩昨舜卿以少保右都御史彭公之奏來與平蜀其
 過時出卷示予予深歎舜卿文學之士能克武有勇
 如此聞齊彥明楊元劉六劉七者巨盜大賊也方其
 猖獗時老將宿謀皆唯唯甘後不敢抗一鋒舜卿能
 以百人解其堅圍州已備矣其高麗鎮之捷張興張
 旺者劉齊頡頏之也寇淮安立敗兵備兵擄知府
 劉祥不一年集已不數千人直隸山東徐淮諸處所
 過傷殘毋敢櫻也十一戰遂克使無子遺此非表

表然其熊羆虎豹之勇而善謀能料其孰能然哉其
 孰能然哉今蜀地悉定舜卿之功又不知幾何由是
 而往任授方益大矣然盜起固有所繇其繇皆舜卿
 目覩而心悉者

廟堂之上寧可嘿然而不求為之所邪鄙諺曰治壞
 於少安病加於小瘥今日者當病瘥劇之際者也失
 而弗治後何已乎予與舜卿同年又厚誼如兄弟故
 既讀其詩於其卷首又猶有是言焉正德甲戌春正
 月丙申序

贈楊秉衡序

夫德與位相直才與性尚比非以表物異數其道有
然也故古之明君審官而辨治責法而準式其得也
吾從而重之凡加秩厚爵豐食足使者皆重也其失
也吾從而治之凡罷廢訕抑皆治也故明哲不以位
貶德才揜性

明君不以私蓄人腐容蠱明此六者可以理天下矣
夫表物異數者

天子之公柄天下之公行也俱高而峙矣有山嶽阜
岡之異俱深而濺矣有江河湖海之異此非言高私
于嶽言深私諸海其數異也故

明君之務在於操法而定式蓋法備而後可以責法
於下式定而後可以使下有準故先有此二者然後
因位以植才隨治而審官如此雖有佹倖詭遇之人
不能雜進而冒至此非厚刑驅遣也賢者尚一一表
辨莫失其小大况不賢邪故曰湯有天下舉伊尹不
仁者遠矣此之謂也吾友楊秉衡守漢中三年吏部
以爲浙江按察副使府察請以予言爲賀夫君之清
德明譽彼士大夫莫不知吾所以致意於君者蓋有
以窺識

皇上用賢爲治之道雖堯舜三王不復能過也彼法

式者上操以陛下也由君在漢中凡所以綜理維持
於是法是式者未嘗纖毫遺廢由

明主表物異數之道參之使君一日而三陟弗過也
况惟是哉君之在漢中也廣教化厚民人斯二者人
人之所難也又加之以兵旅饑饉餽輸予未嘗一
日少間此雖使古循吏如龔黃朱召莫能一朝居也
雖非以棲止召也行遠者未有弗自適登高者未有
弗自卑由是以往君位當益弘而負當益重
天子宵旰之上蓋已惓惓望君矣君尚念之哉

送張闇夫序

遼陽張闇夫以戶部郎中奉

勅整督關中糧儲供實三邊既逾年事幾克成會
詔至優免逋欠君遂還京師諸公先生各賦詩以贈
因屬予序諸其首簡夫諸公先生之詩所以道情悃
揚休芬於君之行何弗至矣又奚待予言予聞之先
民已然者可指而數無然者難可必而待也此其故
在識測消長逆順之道爾自孽臣專擅以來倉庾
虛

國家之用益蹇蹇而難延此不能察其已然雖嚴刑
峻法其有所窺避者皆可得而欺也夫有所窺避者

皆可得而欺則弊愈滋法愈嚴國愈空用愈歎雖百
弘羊莫能給一鎮况之一天下之大乎閭夫之來也嚴
於治頑而畧於理疲故一民皆欣欣然若慈母之慰已
嚴父之教成也夫事之一不集者皆悍民傲姓相挺背
也官府之令下於民民不承官府之孜孜然早夜震恐
惟恐其不先至耳彼悍民傲姓欲已之晚者則揚言以
訛衆使之勿來欲取以爲利者則夤緣縣官報部運
因以所徵爲奇貨二者一不同同於蠹敗

國家之用劫小民之命田事者或莫知求而治之或
治而不及其真有是故頑者益頑而疲者益倦固非
國家之法弊百姓之抗玩也閭夫深知其弊而特以
其最此於事何不集爲教何不遠邪然又明識其然
然之故所爲之處者一能合于先王之道使有所窺
避者莫能肆其姦不屑於條件禁治之末其老成慎
重之氣又足以副其心之所存由是道也雖天下可
也何啻關中邪夫錢穀之事我

國家自

祖宗以來付之司農者其道蓋可見也後世行法理
事之臣往往作聰明亂成憲洗垢索瘢於民以倖求
曷曷之名浮薄者從而效之熙然成俗故賦日嚴用

日歎民日病不可支文而弗變則病者且死矣不特賈生之靡疽耳闇夫歸見於

上庶幾以所見所行者綏陳於前使盡復

祖宗之舊貪婪窺俟之人莫能冀用其志則又闇夫之成事也闇夫勉哉天下之民今以望闇夫矣

奉贈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還

朝序

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既再平蜀盜矣又北治土魯番西郵奄莫於是

上以書徵公還朝比過省會陝西鎮巡諸公暨藩臬

諸君子走使來屬予序以贈公謂予知公深凡所以欲致意於公者或能言之夫崧高之作吉甫斯堪江漢之詩周邦惟賴公之崇勳休烈有耳目者所能言也至於要成功泝源始則有道者或時而莫宣海何以當之哉布政使李公者以書責海曰公負蓋世之勲當

上所禮重此丈夫得志君子道長之秋也諸公云贈者當以文為貴而儀物不與焉其云文者當以予之言為貴而他人不與焉夫談美德章國休君子之事儒者所貴也子奚可辭哉於是海即諸公先生之意

以獻之公曰

明興百五十載仁新義摩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罔不尊親愛戴此商周所猶難漢唐所無有傳記所稽不可誣也

陛下承太平之統襲治安之後人康物阜何有弗施宜民趨義嚮教彰至仁之澤廣大治之緒乃弄兵犯教侮順抗恩方其橫時殪驍將掠名城倏忽千里捷於疾颺此與夷狄何異

上既累詔優撫宜亟首自懲匍匐擗覬萬幸以從德心而猶性恃冥昧致底天罰兇魁既盡黨與靡遺使陛下隆神武之名公卿聞戡定之勩血流千里士憊數年此豈

陛下初意哉故蠻夷雖至無狀猶有可諉曰此王者所不治地遠俗異也民亦乃爾固非冠帶文物之地於化反乎不及夫父張之絃必更父佚之民難令此長老素論也鄙諺曰操火者可以喻熱握水者可以契冷言事以躬見為得也保佐之位軫轄之地

上意必欲公與共理此正一亂一治之際其更絃施令之道徵公將誰圖哉盜起於民瘠而吏不檢風俗

繇於法弛而臯不當夷狄生於內治踈而外守疲三者當塗之人所畧而不論也夫瘠民不能以自給常役尚無以用而使無所不役安不為盜吏之能者務以羅織求臯掠民無所遺不才者養姦長惡二者雖不同同於驅民此無他法弛於上而下解體也夫法弛則維常弗張教化沮廢雖使百仲尼日詣民而導之善弗能也下皆體則見上所令玩而不從少被督責反因為怨故訛言興正理盪桀民自帥其鄉國度不習於下苟以先王之道加之譬之沃膏然鐵母能灼也故

上雖宵旰憂勞與公卿百
臻蓋意亡素定而行失其
旨也吏如此民將焉循公
莫不跂而望之海承諸公

瘁志畢慮而功祥也
也民者以吏為視聽
宏勸天下婦人小子
安得不以斯言告公

為

陛下得人與天下生民如夫行百里者不以九十里而跲言必至也况公之已行將遂足其百里哉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往治甘肅序

正德十年七月己丑廿五日開闕都御史巡撫

上以陝西左布政使高密李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甘肅地方

璽書既至公於是秉節北行三司諸公咸欲有以贈公而右布政王公左叅政柳公謂予與公厚宜予爲言予惟公在陝西最久出僉事副使數年始移湖廣湖廣才一年則又來陝凡陝西吏民所苦樂雖纖細知也今百姓聞公往甘肅恨不能留公乃不知

上意所在行將欲公徧澤天下予安敢不盡鄙人之詞昔公初來陝西予方以憂家居當時瘁瘁處處不能交賓客顧心獨欲見公以在京師士大夫間獨公所爲爲難知之深慕之一厚也然何嘗待數言即卒能

公爲長者可以大受此宜與執契孰謬夫事非難成能喻者少耳甘肅之人所不能自聊幾六七載非

天子厚福所庇今安能復有室廬之托父子之愛哉執事者不以德御下以廉立威諸將一切優遊自玩致虜數梗邊者此非虜無狀也夫內治弛縱不嚴敵所必乘也主吏狂悖謬妄下所難令也昨彭濟物微趙克正克易前人之愆以爲之賢則濟物雖至今留可也故曰以道居危易以淫居安難此非但可以深中其情當塗之人所萬世不易者也予嘗由載籍所見心

竊自痛恨以為士無事謂人不已知不能為時所用以濟天下之艱及用之弗效以往往往托世文罪以推患於人此無他志非求實學非求已耳曩公與予言即不甚高遠而皆指趣悉盡夷考其已事則磊磊然不可得而企確然不可易也幸當諸公之請可畧言之以見公之所採明予與公所出厚非比也

孝廟時何鼎事詰曰言者當時大臣蒙被禮重者無以言也而公以儀制主事抗疏上論至有鼎近臣直言之禍如此况疎遠乎科道言官不得其言如此况非言官乎

上嘉納焉後有旨起正壽塔公又抗疏止之其論切明著可與佛骨表乎高下

上初嗣位公請慎法

先皇以光丕緒叙述

先皇憂勤天下之意與孜孜圖治之心甚有次第小王子上書以六千人入貢書辭悖謾公乞返所上書責其不敬之罪令既伏罪然後許更所上書待議其人數定允然後宥

朝後卒如公議此四者志與學一不可廢也故公在武選日能箴視權姦抗阻傳奉鼎鑊之威不能脅蜂

萬蠱之毒不能螫者公有此道也夫本者末之所資志者事之所待也由公之已然以望其所未至吾於公知綽然有餘矣茲予將日望之

送瀟川子序

瀟川子既有浙江憲使之命於是與瀟川子遊者咸思所以贈瀟川子或以詞賦或以文學彬彬然郁郁然有老宿之所未見也夫於瀟川子之行不亦盛乎康子曰綏乎休哉可以言盛矣未可以言道也道者履之所及士之所志者也於人以言而不及乎道芬章繪什奚補焉抉竒窮瑰奚傳焉侈溢泛浩宏博偉

大奚關焉夫瀟川子有道之士也工人之贈也以器賈人之贈也以寶士大夫之贈也以言言而弗及于道猶無言也夫欲贈瀟川子何若以道而贈乎夫士之生也莫不挾恃所抱以睥睨於世謂可以光明俊偉物無不及焉其行之也千百不可一二謂其志之皆非邪此幾於誣士謂其學之皆非邪此謂之抗越弗達於教然而君子賤焉者以其中不足而外有餘也以其亂是而遂非也以其恢恢闕闕竊其義而資其名也故其名雖賢也如所弗聞焉其行雖利也如所弗有焉此非所以語道者也何若以瀟川子履之

所及者語之乎昔瀟川子其黜而田里也優遊先王之道若將終身才故窮居不損焉在臺察也棄人之所易而尚其難也國是以章焉其守府也畧人之所喜為而先其畏也民生以休焉按察也植善其狂亟亟然以行於其所聞是非之際生死既難無悔也故於士之守也有大業焉夫往者今之監也志者行之基也瀟川子之於浙江何若一視於所故履而毋以易乎夫長憲者民命風俗之本也惟有所弗庸焉故上疑而下不畏民日就於刑戮不可以遷善而敏德此非官有所不能也治弗以事而行弗以理也朝作而

夕更加乎其弱而不校乎其強此謂治弗以事以理縮諛訐而嘉教以順旨廢實而滋憤此謂行弗以理二者冤民所以結恨於塗而上弗知者也夫冤民結恨於塗而兇人肆縱志意此非

國家之福也故愚俗亂獄而固姦小人逃刑而放寇天下之民惴惴焉被躓於齊人故無恠乎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唯有道者深知其必然故因心以砥物參聽以廣情果斷以杜妄執準以正欵力不加多而效長焉辟不加衆而化行焉舜之於四兇孔子之於正邪是也然則瀟川子以為何如或曰天下之人

莫不引頸以望瀟川子使之輔弼

天子以廣雍熙之治而子以是言之此但以及刑憲
禁令之事奚足謂道以贈瀟川子以道者曰流水之
為物也不盈科不行不足於此而通於彼吾未見有
行焉者也吾聞之也君子之言也不舍其近而踰其
遠由是而之也雖尺下可指掌而治也奚謂弗可以

贈瀟川子

送沈仁夫序

沈子在關中也凡五年故沈子能數過予予於是則
能有以熟知沈子之為人茲沈子秩使憲滇南矣沈

子以書以予為別予以痲痺不能餞沈子也乃以其
意告沈子而贈之曰夫騏驥驥駉所以稱良馬者以
其德足以致遠也士大夫所以稱有良治者以其業之
居諸身也其廣大而堅固也今天下之民所以困踣愁
苦不能止息者

天子嘗以蘇息安妥申飭有司使亟行之而此日甚
也固征賦之令未善邪何行之百五十年而獨至此
棘也夫山田近之所行而不易雖悉蠲征賦之令而民
當益窮何也禁令不明刑罰不當奸吏舞文而欺罔
豪民倚里而噬弱故貧者抑志委心甘為人役而鈞

利之徒洋洋然橫行於下而無忌也昔者沈子之在
關內蓋嘗求是而治之矣既而何子道亨又惟求是
而治二子之治才一年而關內之民瘠如綏臬上吏
虛恢鮮實苟務姑息忽經制畧肯察民安不然故愚
嘗以為教化之道在於富民裕才富民裕才之道在
於明法禁審罪當刑法禁明罪審刑當矣禮樂有不
與者吾未之見也曩於何子之行也既嘗以是告之
知何子居乎其業者廣大堅固可以行之而無躓也
故於沈子之行也又綏陳不繁焉沈子何子其道一
而已矣夫久通之市必媮又張之絃必鞞皆不俟先

民之訓而後者也奸吏豪民之治不嚴徒以區區
小過細事詰詰劓切非所以求之法治之外者也以
之言者曰貴所科擾官吏疾首苦心而莫能拒其至大
者然止一索而止姦吏則緣是以趨五倍之利豪民
乘以先輯速報者又輾轉藉倚是以什而供一也復
貴近者固莫能遽已矣此緣貴近既民者吾亦不能
已邪孔子之仕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孔子
先簿正祭器此所以使自廢其獵較之道也奸吏豪
民無所得志於下彼貴近即甚恨無厭見求之難知
此不俟再求而心已勑矣此姑舉一事以告沈子耳

沈子愛民信法宗德敦義關中來仕者吾微有也民聘聘于上之治已也今已數歲無驗矣予亦沈子望而誰望也

都察院副都御史馬公平蜀詩序

正德辛未今右副都御史馬公以僉事分巡川南時監鄂諸賊為患河中者已二年既伏誅後復有廖麻子起川北方四八李崖井各有衆十餘萬破瑪瑙關陷南平綦江直犯江津以窺重瀘諸軍望鋒而潰亡敢攫者都御史林公俊駐軍江津以公與副使何君有叙瀘之捷遂與公巡川東川東諸兵爭皆以屬之

曰賊非君莫可平也公於是與何君約曰副使李君以施南兵阨綦江路吾宜躡而感之大垵與爲夾擊此至計也於是俘斬萬餘人賊懼走乃追諸永澄壚東鄉堪搖擗箐益斬獲不可勝紀於是賊日夜竄毋敢反顧自蹂踐死者若積薪刈梟用兵以來此大創耳然時山踞嶮嶺饋餉弗繼冰雪凝沍而又士凍餒不可支公自徒步衢嶮勞苦慰勉故士人之感悅用命如此賊渡江北川湖土兵以久役思歸林公召諸公急還徵兵公獨以民兵數千襲賊後賊攻梁山關新寧公趨保新寧賊遂遁去方四乃道亡公擊牛醜

酒犒士卒曰吾乘勝追殺彼倉卒未諳吾衆寡必急擊之可得志也衆曰唯乃進追於陶溪及鳳凰山連破之於是賊走廣利寧羗掠食而已廖麻子在漢中聞若此因內懼求撫軍中諸公信以為然公曰此所謂急則求撫緩則復叛也吾不能以全蜀之衆受侮於賊乃縱兵追擊於清風嶺歌陽寺大破之於是方四賊為曹甫遂來乞招而自散者已數千人川東之賊始渺小矣廖麻子益自懼於是殺曹甫以遯而公帥兵追之斬獲不可勝數賊乃渡江轉川西往來漢城都之間以危言索臨江市於是主者以我師老憊議

招益堅公極論不可

六戎士籌計攻討會臨江

市父兄輯子弟數萬人

弗納賊屯新梁相持者

月餘而新梁民又欲誑

乃去新梁復縱橫漢州

勢延蔓不可支矣

上於是以今太子太保

公來視師公首陳平賊之

策凡若干言彭公嘆曰不意是賊不可平也乃出潼

川梓潼會兵漢州一戰廖麻子遂空喻賊以千餘人由

間道東奔所經窮山絕谷堽若流電九三日追兵未

嘗一及獨公所伏兵數邀之會有

詔進公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屬以兵事公受命益

痛自刻責明賞罰嚴紀律原士卒謹要害賊遂不能更西於是又勒兵刈馬嶺絀其東奔屬副使曹某都指揮韓某悉以精兵更番向賊而已出高坪銅鈴歷抵平桑觀視緩急至燒刀溪戮渠兇七人賊計窮始有志請降遣渠魁二人赴軍門公與期四五日越二日賊已相率來而喻某亡去旋獲斬之蜀盜悉平捷上進公右副都御史

賜以

璽書及金帛優賞之焉夫平蜀之功予以罪在鄉里蓋數聞焉故知馬公先後詳細如此

國家承平日久豪民貪吏得志恣肆窮人家被荼苦不能何故奸猾者輒起兵生亂賊又矚知兵戒弛玩又每要求招徠縉紳大夫不窺其誠偽輒亦信之故愈無所忌憚觀漢中與臨江市二事非馬公安可為也林公觀事見信彭公納策決機非明者不能皆策書所數者此其數豈宿貯曩定邪未幾內江人駱松祥作亂有衆至數萬有司議兵討之公曰賊初僅百人耳餘皆良民脅從未可盡戮也乃勒兵坐境上令人傳檄諭之其衆果散去遂寧奸民挾其三里之衆曠後四年矣猶弄兵山中以脅其有司公命縛渠魁

十數人餘民服役如初膚淺者當何如也茂州羗悉衆圍城城水盡圍急公遣人喻羗以

朝廷威德且使入城授方鑿井以待圍解茂人因謂為馬公井云使他人當之馳奏請軍矣夫戎兵之事聖人之所慎故學鮮傳焉馬公由書生起家有夫宿將之所難此不可以風聲氣習槩論也易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其馬公謂邪予聞渠縣有兇人嘗戕其居民闔門死焉凡數年有司置不敢問公至悉縛治之方匆匆理校行陣也而又明法昭禁使教道顯明非確然長者不能陝西按察使邵君文實以四川諸

君子之書謂予曩為史官於馬公有管鮑之義當有言以引所為百代奇勳詩冊之首故援其事實而私論之焉

送王克承序

王先生方伯關中三年矣使者師生以王先生數不理於群口謂承流宣化之臣宜莫有如王先生於是尊禮王先生有加焉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初不識其指意所在皆以使者為賢明能獨知王先生也夫自

明興以來承流宣化之臣予於關中得二人焉高密

李承裕與王先生耳然皆直而靡撓清而靡汚子然
弗淫於俗油然弗媿於心者彼又惡足以知孰可驢
乎其心報乎其譽而當乎其毀者也及其有請於王
先生而不獲也則又求所以甘心焉於是又以王先
生爲不可凡仕關中者又關中士大夫皆以使者爲
不肖曰是徒以市井之心矚長者之度是卒以自狀
其奸諛譎險之迹而已是亦奚益於事而奚損於王
先生哉於是王先生奮然若曰我知靖恭執事私顧
靡爽爾矣夫行年若吹飈奔矢也我奚可以其潔而
易其穢以其安而易其危哉於是力陳其志而歸

